

我的家乡铜仁，正在书写着人类反贫困斗争史上“最伟大的故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了在扶贫的路上不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不丢下一个贫困群众，确保在2020年所有区县全部脱贫摘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与全国人民同步奔小康，数以万计的干部把青春、把汗水，把所有的精力乃至生命都奉献给了这项前无古人的人类伟大事业。他们驻村入户，整日奔波在田间地头，吃住在贫困村，几年没有回过一次家。在这里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每天都涌现着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他们有的直接把尚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孩子带到村里，把父母请到村里帮助照看，全家奔赴在脱贫攻坚一线；有的实在无法照顾家里九旬高龄的老母亲，就想办法在家里客厅和母亲能走到的地方装上摄像头，在手机屏幕上的方寸之间守护着母亲；有的孩子身患重病，就把孩子托付给年迈的父母带到外地治疗，自己则一头扎进村里忘我工作……他们忙碌到深夜两三点是家常便饭，甚至数夜通宵达旦，第二天又照常走村入户。

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我常常为它们心痛到一句话也说不出。试想，如果我们不去记录，不去为他们树碑立传，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他们舍小家、顾大家的这份无私，甚至不会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而他们，却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英雄、楷模。

就在今年10月17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铜仁市沿河自治县驻村第一书记文伟红同志脱贫攻坚的先进事迹。可惜，当全国人民都知道文伟红同志姓名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坐在电视机前，我默默流泪，心情无比沉痛。7月22日，注定是个悲痛的日子，已经连续驻村7年的文伟红同志在大坪村检查烤烟产业途中，不幸触电身亡，牺牲在脱贫攻坚一线，生命永远定格在45岁。来不及吃晚饭，来不及告别父母和妻子，来不及留下一句遗言，来不及等到脱贫攻坚胜利的那一天。全村群众泪眼婆娑，伤心不已。在文伟红同志离开后，他们有的彻夜难眠，有的连续几天都吃不下饭，如同失去了一位至亲的亲人。

当我们面对这个时代无数的先锋模范，我们还能无动于衷，保持“沉默”吗？我们的笔头还能置身事外，与时代保持距离，甚至与时代若即若离吗？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正是无数个像文伟红一样的驻村干部，在为减贫事业释放出人性的光辉。

我时常在想：一个又一个的他们正在凭借自己的努力撕下贫困村的标签，作为作家的我们难道不应该有责任、有义务浓墨重彩地去记录、去赞美、去讴歌在这个伟大时代、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努力奋斗的无数伟大的人民吗！答案是肯定的。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传世之心。歌德说，“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我以为，作为一名文学工作者，要常怀感恩之心，感恩这火热的时代赋予我们的创作源泉；要常怀学习之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时代楷模学习，学习他们默默的执着和坚守；要常修怀德之心，牢守明德引领，我们的心才会纯净，才不至迷失方向。也惟有如此，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才能创作出有温度、有筋骨、有道德、具有民族精神的作品，彰显出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中国作协“到人民中去”职业道德教育座谈会发言选登

10月21日至25日，第二期中国作协“到人民中去”职业道德教育与文学社会服务实践活动在湖南韶山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位作家、文学工作者代表参加活动，并围绕主题发言交流。现摘登部分发言如下。

——编者

好诗在人民中

张鲜明

那是2006年3月29日，当时我是《河南日报》摄影部副主任，报社派我去南水北调渠首采访。我来到渠首所在地淅川县九重镇，在丹江水库边上转悠，寻找采访线索。突然，在离水面不远的地方看到有很大一片杨树林，林子旁边有一个50多岁的男子正在植树。就他一个人，场面不大，他种树，我拍摄，树苗不多，不大工夫就种完了。拍摄过后，我们坐在田埂上聊天。我问他是哪里人，他用沾着土属的手，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村庄对我说：“这不，就是这个村的，张冲。”他接着介绍说，他算是一个“老移民”了，最早的家已经淹在库底了，水进入退，他已经搬了两次家，接下来还要搬迁，这一次要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再也看不到丹江水库了。说到这里，他眼泪汪汪的。

我心里一动，问他：“你就要搬走了，怎么还在这里种树？”

他说：“我要走了，心里想着多种一些树，让它们替我看看，替我照看这水库。”说着，他的眼泪又流出来了。他擦擦眼泪，站起来，朝着近旁那片高大茂密的树林走去。

这些杨树已经有水桶那么粗了，他轻轻地拍打着、抚摸着棵棵树，那表情，就像是在抚摸自己的孩子。他说：“这片林子都是我种下的。我数过，加上今几个种的这几棵，我就种够999棵树了。”这时候，他的脸上浮现一种迷人的、幸福的笑容。

我的心里更加剧烈地一动：这场景，这话语，就是诗啊！这是镜头无法记录的。我想

写诗，很想写；不是想写，而是有一首诗在心里不可遏制地涌动着。回到报社之后，我一挥而就，写出了一首题为《移民老张和他的999棵树》的诗歌，在2006年4月3日《河南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了。

读者的鼓励和吁求，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文学观念，使我懂得了时代和人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诗歌，作为诗人究竟应该为谁写作。从此，我开始自觉地扩展新的题材领域，我的创作更多地呈现出现实主义倾向。我利用新闻工作者的便利条件，自觉地到人民中间去，在火热的现场和生产一线寻找创作灵感

和素材，写作了大量反映时代和民生的现场感极强的“新闻诗”，结集出版了新闻诗集《诗说中原》，并在河南电视台举办了“诗说中原——张鲜明新闻诗朗诵会”。这些诗歌产生的反响出乎我的意料，许多地方主动邀请我去体验生活，为他们创作“新闻诗”。

近几年，在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诗歌学会和媒体界以及朗诵机构的推动下，诗人关注时代、诗歌服务人民已经成为河南文坛的一种新风尚。“新闻诗”在中原诗歌创作的版图中占有着越来越大的空间，并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主流现象。越来越多的诗人，在人民中间找到了知音，成为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明星；那些讴歌新时代的诗歌，在现实的土壤里，正像花朵一样开放成一片无比动人的风景。

这一切，又一次为我们彰显着一个朴素而永不过时的定律：好诗，在人民中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发现小人物的担当

刘玉

9年前，一次偶然机会，我听到一个老兵的抗战故事，心灵受到极大震动，直觉告诉我，这个群体应该被铭记。如今，两部非虚构作品《抗战老兵口述历史》《烽火青山》已经出版，读者可以读到这些曾经为国家、为民族以命相搏的小人物的坚韧，可以看到国家有难时，他们挺身而出的担当；也能感受到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关系，因他们的经历而思考历史和未来。

这次到韶山，我带来了新书《征服老山界》。因为这部作品中有个重要人物，就是从韶山走出去的，讲述的，同样是家国情运和忠诚信仰。

1934年冬，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从情报获知蒋介石精心布控的另一张大网，随时等着红军。中央红军决定调整军事路线，继续西进。其时，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挥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思考甚至强烈不满，但是，各野战军将士还是不畏艰险，一路浴血奋战，以对党的绝对忠诚、誓死护卫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红军主力翻越老山界。我抓住这一特殊时段，进行了全景式的纪实大扫描，既有大场景的战斗也有彰显美好人性的细腻描写，如战友之情、残酷与温情、生与死、理想与信念。

湘江战役，无外乎还是人与战争的永恒主题。我要做的，首先是不重复前人。这次裁剪的素材，是湘江战役的尾声，即中央纵队突破湘江最关键的第一天——11月30日起，直到离开广西境内，这一段历史，之前

鲜有人关注。

第二日，天还没完全放亮，我在晨雾中驱车直扑永安关，从中央红军进入广西的地方开始，灌阳新圩、湘江各大渡口、全州脚山铺、兴安光华铺、资源油榨坪、兴安老山界、资源塘洞……沿着他们在广西境内的足迹再走一遍。史料都是扁平化的，当我站在现场后，那些故事逐渐立体起来。路越平心中越亮堂。在黑云压顶、暴雨即将再次来袭的那个下午，我将车停在三千界山顶，一个人穿过湿漉漉的丛林。密布的荆棘，撕拽着我的头发、衣角。枯枝软藤，抽打、羁绊着我的膝盖、脚步。望着泥泞的盘山路，历史的影像一幕幕清晰、鲜活、叠加。他们在逆境里抗争、在苦难中锤炼。我从湘江畔出发，一遍又一遍沿着他们的足迹追寻……我站在高处鸟瞰湘江，蓦然产生了一种心灵的穿越，似听到有一种如枪炮声一样席卷而来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我强烈的创作冲动被瞬间激活了！从我决心创作这个选题，到书稿画上句号，我对“忠诚、信仰、担当”有了全新的认知，我的灵魂，也被这个夏季里丰沛的雨水浸淫，得到洗礼。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作为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引领文学风尚。多年非虚构写作的习惯使然，我更关注个体命运和国家命运相关的小人物，在他们身上，总能发现耀眼的闪光点，牵引你去书写，去创造，也激励自己提高修养，丰满羽翼，勇于担当。

山水中的事物

段爱松

和生动，创作出精品力作，真正成为能够让广大读者在精神上栖息的家园呢？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我们国家是历经磨难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民族也是饱受患难的民族，只有经过磨难和患难，才会懂得什么是最珍贵的，什么是最实在的，什么是最需要的。为什么千百年来，没有一个时期像这个时代一样，充满发展的自信和自豪，那是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任何时代把人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今天，中国做到了。作为作家，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不能

与当下时代的巨大发展变化紧密相连，不能看到这个伟大的时代真正的力量来自人民大众，不能用手中的笔记录这个时代里，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的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那么，还能谈什么引领文学风尚呢？三国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尝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足见文学在任何时期的精神功用都是举足轻重的。作家立场将决定作品立场，作家品格也将决定作品气度。生在云南的作家，有着特殊的地理与文化背景，有着特别的气候和自然优势。当然，众所周知，云南处在祖国的边疆省份，放眼全国，这里世居少数民族

抒写温暖人心的作品

徐秋良

我是基层作协负责人，最了解基层作者的想法。他们有自己的本职工作，那是他们谋生的职业，他们要努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担心失业后要努力去找工作。他们在努力工作中，对周围发生的人和事，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心里的东西多了，就抑制不住创作的冲动，他们就会利用节假日、双休日和晚上的时间，写出自己的情感，释放自己的冲动。写出的作品大多发在本土的内部刊物上，内部网络上，朋友圈，不图名，没有利，愿自己的作品给周围的人群带来星火似的明亮，带来些许温暖。

名家巨匠可以构筑鸿篇巨制，可以铸就洪钟大吕，写出无憾伟大时代的史诗作品。基层作者，同样可以合着时代的节拍，和着时代的强音，伴随时代的步伐抒写身边的人民，讴歌身边的人民，礼赞身边的人民。如同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和乡村小屋，都能避风挡雨，都能为人们提供身心安栖。如同当下的文艺名刊大刊和基层文艺内刊，都能传播正能量，都能传递文学的温暖。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追求德艺双馨，要用明德引领文学风尚，用精品奉献人民。作为基层作者，我的认识是：

一、脚步为亲，不怕泥水，不怕灰尘，不怕弄脏衣服，放下身段，走进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走进人民中，走近老百姓。有次，我在机关工作时，陪一位领导下乡调研，在一个农户家里，农民满怀欣喜拖出一条水凳给领导坐。凳面上两个鸡爪泥水印非常清晰，我忙从包里掏纸擦拭。我还没掏出纸，领导一屁股坐下去了。事后领导对我说，你这一擦，擦出了与农民的鸿沟，擦掉了亲近农民的感情，农民就不愿和你说实话。这事对我触动很大。文学作品创作亦是如此，把自己置身于人民中，欢人民所欢，忧人民所忧，作者的德性就会在人民的熏陶中明亮起来。

二、眼见为实。现代资讯非常发达，全世界各地发生的新闻，当天就能从网上看到。网上看到的东西不是“眼见为实”，网上看不到大山深处留守老人，在夕阳的余晖里盼望儿女回家，那双枯涸的双眼流淌的浊光；网上看不到建筑工地上那起落架上的农民工，半空中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说儿女考上了大学，那涌上眉梢的喜悦；网上看不到交通民警搀扶失忆老人小心穿过马路，寒风中呵呼吐出一圈圈热气……你只有亲眼所见，那份感动才会通过视线传导至你的心灵，引发你的创作冲动，你内心的温度才会感染你笔下的文字，你的作品才会感动你的读者。

三、费尽脑筋。一个作者对自己的作品要像母亲对腹中的胎儿那样小心呵护，要像母亲对新生儿那样倾情护理，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想尽办法，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料理。要防止吃错药导致胎儿畸形发育，要防止疾病传染影响孩子成长。一个健康快乐阳光的孩子，一定是母亲血与情的浇灌。生活呈现给作者的东西是原始的，粗糙的，被灰尘沾染的，需要作者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精心雕刻，把美好的那一面打造出来，不费一番脑筋，难出佳作，难出精品。

一个作者能心怀苍生，悲悯大地，对时代怀敬畏，对人民怀敬畏，用心血与情感浇灌自己的作品，其作品一定有温暖，一定有筋骨，人民群众一定喜欢读，老百姓一定会把你的作品摆上案头，放在枕边。

场，惟妙惟肖，读之轻松酣畅，意味深长。以至使作者本人也会情不自禁，“我的脚下不由自主地加大油门，向吕梁疾驰而去”。

时空的变异有时会是新的开端。作者第二次登华山，“沿途不时看到陡峭的岩石旁盛开着白色的、粉色的野山桃花，悠悠地吐着芳香。鸟的鸣啼，花的芬芳，不时有多种多样美丽的小鸟映入我的眼中，那鸟美丽极了，黑油黑油的羽毛，翅膀却是彩色的，在路边树丛中蹦跳。不时，又看到一只肥肥的松鼠在树丛中窜来窜去。”（《攀登华山》）而当“脚下的路越来越陡峭，只好用双手拽着铁链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时，作者又别开生面横插一杠：“华山素称‘天下奇石第一山’，《山海经》记载：‘山不石不奇，不绕石不大奇。华山十里五千仞，一石也’”。一下把华山的个性拎到读者的眼前。“休息时我向远处眺望，只见华山上云海茫茫，云雾缭绕的云海中山山相连，峰峰牵手，山峰如汹涌的浪涛，层层叠叠，铺向远方。近处有一刀锋般的悬崖耸立着，石壁上孤独地挺立着一棵松柏，那苍翠的松枝，如同一只静卧的巨鸟展翅欲飞”。历史与即时即

文学的风景

——郭伟游记散文二评 王学海

景，把前人曾经的遐思与记载，重现到当下。把世殊时异、事过境迁的曾经，重新揽回到眼前与心灵中，让行走具有了诗意的栖息与激情的怒放。同样，《秋色的郎木寺》，在众多描述寺庙寻访的篇什里，它以行走、倾听与发问，为我们别开了寻访的生面。“翌日清晨从鸟鸣声中醒来，走出宾馆就罩在一层淡淡的雾中，街上已出现了匆匆行走的喇嘛的身影。这些喇嘛起这么早去干什么？……这条就是最著名的白龙江水，我看见流淌的溪流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架在水上的‘经轮’，在溪水上永无止尽的转动着，它的转动在祈祷着什么？又在倾诉着什么？……远处，一位穿着白衣的女孩和一位穿着红色僧衣的喇嘛向前走……沿脚下渗出的溪水向前走，就看见远处是一个巨大的草坪，草坪四周被山围在中

央，山上茂密地生长着绿色植物，一片郁郁葱葱。那白衣女孩和那位喇嘛站在草地中央，不知在说着什么。”正因为有此行走与观察，加上心灵的发问，又使作者看到了“远处，郎木寺白色的寺院和金碧辉煌的佛像，还有洁白的迎风摇曳的经幡及哈达，在秋日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我的耳中隐隐约约地传来了‘翁吗呢吧咪哄’的经文，仿佛看见那些经文，在郎木寺秋日的阳光下翩翩起舞……”在这里，作者的生命形式与自我的精神主体，已高度自觉在一种超越的状态之中，郎木寺也由它而变得透亮澄明。

一位好的游记散文的作者，他的行走，必然是心灵驰骋下，让散文的语言，在通向古意与阐释当中作着最佳的传达。在这方面，《浙江走笔》堪称郭伟游记散文的代表作之一。如《大山深处

让川村》：“让川村不仅有着古朴的民居，还有着现代充满着艺术魅力的民宿。……沿村道随处能看到部分已在被拆的百年老屋，老屋的近旁就坐落着一座座灰白相间、设计精美的新民居。……沿着山路攀登而上，在这棵千年古树旁不远处，看到一间小木屋被竹林环抱着，院墙上挂着枫树形状的‘红枫小院’牌。登上台阶，即见平台上几处休闲小座，坐位上撑着一把大伞，让你没有日晒雨淋的担忧，迈入阁楼，门窗上贴着大大的‘翁’字，桌上的青花瓷器、茶具、音箱、电视，墙上写着那年、那月，我们在一起……”巧妙的缀合，借眼前的景而抒发古远今日的那种重构，面对默默无闻的古存，重现时光浸漫的人生。

《廿八都古镇》以“它与其他古镇相似，又别有一番风味历史”开句，诗意一般地记述着作者的行走：“古镇被四面绿色的大山包围在中间，远眺四周林海茫茫，绿色的植物如大海波浪一样起伏，古镇如同镶嵌在群山中的一颗宝石。踏进古镇，一座木桥映入我眼帘的美，差一点令我窒息。此刻正是夕阳无限美的時候，微弱的霞光给古镇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古镇层层叠叠高高翘着的屋檐，

如同一群飞鸟在展翅待翔。此时，袅袅炊烟在夕阳的余晖中冉冉升起。这一刻，霞光、鸟语、溪流，组成了一幅唯美的画卷。收回远眺的目光，就看到桥上清澈透明的溪流，那溪水潺潺地从上游流了过来，桥下不远处的溪水边，蹲着一位村姑在 washing 脸……”作者的创作是有“心机”的，在舒缓的抒情里，作者猛然笔锋一转，“廿八都古镇现在居住着一百多户人家，约一千人左右。古镇地势险要，四方夹隘拱列……“在三省边界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频繁战争，屯兵、移民、使廿八都成为‘方言王国’和‘百姓古镇’。镇上有9种方言和130余种姓氏……”时光的隧道，就这样让作者引着我们穿越，也让我们深深地感知，廿八都那迷人的历程和她众多的个性。

在《雨中江南雁荡山》中，作者则是把幻景与美感交响乐般地映现了出来，它与另一篇《夜宿山野农庄》，“轻轻地徘徊在这静谧的夜色中”的惊了鱼儿梦，正好形成了重与轻的散文的灵魂与诗性。

读郭伟的游记散文，你会在生活的行走中，发现风景的独特，又在它的独特处，领悟文学的风景。